

本人關於參加第五屆『兩岸曆史文化研習營』的心得與體會

賈長寶

今年 5 月初，我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進程上遇到了一些瓶頸：其中一章關涉 20 世紀 40 年代在北京大學與輔仁大學任教的若幹德國學者在中國方面的學術交遊，我身在柏林，獲取德文檔案、書信與日記材料並非難事，但中文方面只能望洋興歎。經調查，我得知除臺灣國史館與輔仁大學的典藏外，另有相當部分材料列於南京的第二曆史檔案館。就在其時，我在未名 BBS 的學術活動布告欄偶然看到了第五屆兩岸曆史文化研習營招募學員的消息，頓時興奮不已——中研院曆史所與南京大學的牌子已經足夠吸引人，更毋庸提起如此豪華的名師陣容——便按照要求提供了完整的申請材料，靜靜等待評審結果。這便是我有幸列席這次精彩學術活動的緣起。

因此，坦誠說我報名研習營的最初動機有三，其一為“慕高名而心向往之”——雖久聞諸師大名卻無緣得見，不願錯過此躬聆教誨的良機；其二，論文寫作不順利，思路受阻，希冀通過與列位良師高朋的交流，發生思想的對撞，以完善舊的思路並催生新的想法；其三，借地利之便，一覽南京所藏的與我論文有涉之檔案，並為日後去臺灣搜集材料做準備。而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本屆研習營不僅使我實現了這三項期望（當然，末項工作是我於研習營結束後留寧的數日內完成的），更給予了我極大的、遠超預期的三項收穫：

其一，增加了寶貴的田野經驗。因我本科階段就讀於北大城市規劃專業，碩士改讀曆史地理，博士又進入純學術史領域，在曾經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擺脫自己“史學邊緣人”的心態，一直有非科班出身、少專業訓練之憾，不多的若幹次田野經驗也比較分散（湖北房縣喪歌采風、嶺南方言調查、慈溪慈城建築遺產保護、昌平漢軍都故城調查等），而在參加完本屆研習營精心設置的、高強度的田野考察，我感覺自信心與經驗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其二，學術視野的開拓。多謝『魔鬼導師』張侃先生的指導，我組在每日的進餐與組內討論時間都頻有思想火花的迸發。由於大家的學術背景差異，對一個問題的討論往往能夠從完全不同的視角展開，給予其他非本專業同學很好的啟發，而張侃老師又極力將這種討論引領到更加激烈、無拘無束的境地，使討論的內容得到升華。僅以《攝山志·法度禪師》篇為例，我組從研讀文義始，進於『中古地方宗教與佛教之互動消長』，又進於『地方志編撰過程中的鄉紳豪族權力博弈』，其後跳脫文本，圍繞『曆史學的虛構與真實』、『後現代對元敘事的否定』展開激烈辯論，最後終於圍繞『口述史的偉大意義』在一片面紅耳赤中達成基本一致的

意見，在歡笑聲中離開討論室。

其三，與學界同儕友誼的建立。研習營在『計畫宗旨與目的』中提出『希望兩岸優秀青年學者與研究生，能共聚一堂，激烈對話，密切交流。日後成為可以相互切磋，共同成長，長久交往的學術夥伴』。至少就我本人的體會來說，這一設想得到了最最充分的實現。通過十天的朝夕相處、思想交流與小組合作，我與來自臺大中文系的何偉剛、臺大史學系的施昱丞、上海交大的任軼、華東師大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蔡炯昊、南大歷史學院的陳大海、四川師範文學院的鄧穩等都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更令我欣喜的是，我已經有幸與社科院近史所的張德明、清華大學的劉亦師、南大畢業的周能俊等諸位長兄老師展開學術合作。在學員總結會上我曾開玩笑說，『至少今後我再需要二檔的某一份檔案時，不用專門從柏林飛過來了』，其實何嘗不是事實呢？

最後，我想對本屆研習營的主辦、協辦單位中研院史語所、港大中文與歷史學系、蔣基金會、宋基金會、南大歷史學院與六朝博物館致以深深的謝意，感謝你們讓我獲得了如此完美的一次研習經歷。我會密切關注今後的每一屆研習營，正如李孝悌老師說的那樣，爭取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為某一屆的研修導師。我在此謹祝未來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越辦越好。